

父子兵

FU ZI BING

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父 子 兵

中国人民解放军
江苏军区政治部編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前进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6 印张 1 13/18 字数 31,000

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南京第二次印刷

印数 5,001—15,000

前 言

在部队号召老干部写回忆录的时候，江苏军区的同志们都热烈地响应了这一号召，拿起笔杆，把自己参加革命以来，记忆最清，印象最深的事迹写了下来。

这本小集子里所选载的几篇文章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。其中尤以“父子兵”写得最为出色。这篇以生动、细致的笔触描述了父子两代参军的回忆录，它不是以紧张、奇险的情节来吸引读者，而是以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父子两人的成长过程来展开故事的。因而它更显得富于感染力。

其他如“智取新丰寺”、“盗马”、“乔装”等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机智、勇敢和亲切的军民关系；“西瓜与地雷”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人民部队的铁的纪律；“强攻济南城”则具体地描绘了我军攻克济南的一个侧面。这些文章也都写得亲切感人。

編 者 1959年8月

目 录

父子兵.....	刘 坤(1)
西瓜与地雷.....	秦欣发(18)
盗马.....	吴立批(25)
智取新丰寺.....	吴立批(31)
乔装.....	夏保维(43)
强攻济南城.....	刘 坤(48)

父子兵

刘 坤

一九三八年春天，我們家乡——任桥，被日本鬼子的炮火毁的精光。爹和娘含着眼泪，在烧焦的屋框里，靠墙搭起了一顶破席，地上铺些拾来的杂草和鸡毛（鸡全叫鬼子打吃了）。一家人白天出去给地主家干活，晚上回来就睡在这个破席棚里。

眼看要过年了。

一天夜里，狂风卷着大雪，扯得席棚吱吱作响。我把破棉袄紧紧裹在身上，身子蜷了又蜷，可是，越蜷越冷，冻得牙齿咯咯的打架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我迷迷糊糊的听爹和娘在小声谈着话，起先是商量借粮的事，后来，爹突然说：“高泉回来了！”

“高泉回来了？”我的心里不由一喜。高泉是咱们庄上最早参加八路军的一个。他每次回来都教我们唱歌，讲打鬼子的故事……

我屏着气，听爹说：“坤他娘，我想跟高泉去当八路打鬼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娘当时不說話了，过了好半天，才抽抽噎噎地說：“你走了，我带孩子可怎么过呀？”

爹也不說話了，棚里一陣寂靜。

突然爹說：“那就叫坤跟高泉去吧？”

娘听了忙說：“你发疯了，孩子才十四岁，連大枪也扛不动呀！”

爹又說：“扛不动大枪，可以背盒子炮嘛！”

娘哭道：“我舍不得，要去你去！”

爹生气地說：“这也舍不得，那也舍不得，就让孩子在家冻死，餓死吧！”

我一听爹要我跟高泉去当八路，我的身子顿时热了起来，牙齿也不打架了；一听娘說不愿意，身子又凉了半截。我是多么想当八路打鬼子呀！我看到鬼子杀人、放火、糟塌妇女、到处搶鸡吃……我要亲手打死几个鬼子才煞恨。

这一夜过得真慢，好不容易熬到公雞叫。我悄悄地爬起来，背起粪筐，迎着刺骨的北风，踏着过膝的大雪，一股劲跑到高泉家門口。大門还牢牢的关着哩，我焦急的在大門外走来走去，一直等到东方发白，才見高泉开門出来，我迎上去就問：

“我小，要不要？”

高泉被我这一句話問得楞住了，他睜大眼睛莫名其

妙的看着我。

“我要当八路，打鬼子，爹叫我来的，要不要？”

“噢！哈哈！”高泉笑了。他把我叫到屋里，用条帚扫去我腿上和脚上的雪，亲切地摸摸我的头说：“是爹叫你来的吗？好！明天我带你去试试看！”

第二天是大年初一。公鸡一张嘴，我又爬起来了。我抱着门前一棵碗口粗细的樗树，一遍又一遍的念着：

樗树王，樗树王，

你长粗，我长长；

你长粗，打嫁妆，

我长长，扛大枪，

你打嫁妆配新娘，

我扛大枪打东洋！

.....

念到东方发白，我觉得自己真的长高了，也没给爹娘说一声，就高高兴兴的去找高泉。

太阳照到当头的时候，高泉带我来到沙埠村。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八路军，有的扛着土枪、土炮，有的握着梭标大刀。我跟在高泉后面一蹦一跳，走进一间小屋里，屋里空空的，地上铺着些麦草，靠墙放着几支土枪。高泉说：

“这是连部，连长可能到班里去了。”

话没落音，一群人涌了进来，围着我们问长问短。正

談得起勁的時候，忽听外面有人粗声粗气的喊：

“高泉回来了嘛！家里人都平安？”

高泉忙弯下腰貼着我的耳朵說：

“連长来了！”

我抬头一看。嘿！一个粗眉毛，大眼睛，紅脸高个子的人，上身一探一探的走了进来。我的心禁不住有些跳动，不自主的低下头擰着破衣襟，一声不吭。高泉把連长拉到一边，低声在对他講些什么。連长一面听他講話，一面上下打量着我，我寔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連长走过来了，一双大手，按着我的肩头，大声問：

“你是自动来的嗎？”

“我是自己来的。”

“来干什么？”

“背盒子炮，打鬼子。”

“嗨！打鬼子还要背盒子炮哇？”連长笑了，大家跟着也哄的一声笑开了，我的脸热辣辣地紅了起来，怪不好意思的。連长又用两只大手抱住我的两只胳膊，望着我的眼睛問：

“小鬼，給你支大枪能扛得动嗎？”

“能！”

我看連长对我那样好，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。連长叫人拿来又热又香的小麦煎餅，我放开褲腰帶，狠狠的吃了

个飽。

吃飽了飯，一个圓臉中个子，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八路军——人說他是二班长，把我帶到班里去了。他帮我穿上一件又肥又大簡直象袍子一样的大棉袄，腰里結結实实的束上一根皮帶，插上两颗手榴彈，身后背上一把閃閃发光的大刀。我高兴的不得了，十分神气的在屋里一搖一摆走了几趟。班长又是点头又是搖頭地說：

“这样小的人，怎么能打鬼子呢？咳！麻煩算落到我身上了！”

日子过得好快呵！轉眼过去了两个月。

这两个月里，我的确給班长和班里同志添了不少麻煩：夜里不敢站崗，班长和同志們陪我站；行軍走累了，班长和同志們帮我背东西，烧水給我洗脚；鞋子磨破了班长趁我睡覺的时候給我补上……。連长一見到我就問：

“刘坤，你穿誰的衣？”

“工人的衣。”

“吃誰的飯？”

“农民的飯。”

“工人农民叫咱干什么？”

“打日本，救中国。”

連长笑了，我也紧閉着嘴唇，偏起头，笑咪咪的不說話。

一天下午，班长正教我讀識字課本：“小日本，狗強盜，帶着飛機和大炮，來到中國瞎胡鬧……”讀着讀着，忽然外面有人大聲喊：

“劉坤，你爹來啦！”

“啊！爹來啦？”

我丟了識字課本，也沒向班長請假，爬起來就向外跑。跑到連部門上，就听連長說：

“你是自動來的嗎？”

“我是自動來的。”

啊！這不是爹的聲音嗎？怎麼？他也來當八路了……我憋不住了，一頭闖進連部，爹見我進去高興得站了起來。我見他頭戴破毡帽，身上還穿着那件破棉袄。腰里系着一根長長的破布條，一頭垂到地上，手里攥着烟包烟袋。他很興奮，只顧上下打量我。過了好一會，才摸着我的頭激動地說：

“這孩子吃胖了。”

“是呀！你的兒子在這裡過得很好，同志們都把他當作自己的弟弟……”

爹激動地打斷連長的話：“是啊是啊！八路軍都是窮人，窮人對窮人嘛，有什麼好說的。”

連長爽朗的笑了，他俯下身拍着我的肩膀（他每次給我講話都要拍我的肩膀），說：

“刘坤，你先回班里去吧！你爹馬上就去。”

出了連部，我边走边想：爹为什么要出来当兵呢？娘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办？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吧。想到这里，往日的生活情景，一幕幕的在我脑子里呈展：全家逃荒到費县去，冒着大风、大雨、大雪，挨門討飯；我的腿被狗咬得鮮血直流；把小妹妹卖了，換粮食吃……。这一回，爹媽准是又过不下去了。

回到班里不久，連长就把爹送来了。爹告訴我，他这次出来的确是家里揭不开鍋盖，叫生活逼出来的。我問他：

“娘怎么会让你来呢？”

他叹了口气說：“你娘說，你要当八路，就去吧！反正，你在家我也是要飯，你走了我还是要飯。去和坤在一起当八路，学点打仗本事，把日本鬼子打跑就好了。”

我听了心里又高兴又难过，泪水扑簌簌地滚了下来。爹把我摟在怀里，反而笑着說：

“別哭別哭，你娘知道咱爹俩在一个班里当兵，她不会焦心的。”

和爹在一个班里抗日，我真有說不出的高兴。每次集合出操，爹站排头，我站排尾。向右看齐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爹的鼻梁子。夜里睡覺，我和爹打通腿，他怕冻了我，常常把棉袄盖在我的身上。可是日子一久，不愉快的

事情也发生了：

爹有个怪脾气，他做错了事，班长或其他同志说他，他只是红红脸，就接受了；可我说他，他就要斗眉瞪眼，甚至要打我。

有次出操，班长已经发出“立正”的口令，可爹他还弯腰擤鼻涕，班长看他两眼，他也不觉得。这一来，可把我急坏了，有心要马上对他说话，但在队列里又不准讲话。等一收操，我就冲着他说话：

“爹，站队时不准擤鼻子。你这样做，是不守规矩。”

别人听了都看着爹笑。爹把涨红着的脸向下一拉说：

“这怕什么，你才当几天兵，就来管我！”

噍！气得我一天没对他说话。

爹散散漫漫的样儿，真够呛，行军的时候，别人的枪都扛得挺神气，唯有他的枪象打柴的扁担一样斜在肩上。他一个人占去了三个人的位置，有时枪口还碰上了后面人的脸。后面人对他说：“你把枪扛高些好吗？”他连连答应：“好，好，对不起。”但是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恢复了原状。我实在压不住火，跑上去把他的枪猛的向上一推：

“爹！你扛的是枪，还是勾火棍？”

爹回头一看是我，他的脸顿时红得象关公一样，眼睛得有大铜铃那么大，伸手就来打我，幸好被班长看见。才把他拦住了：“不准打！”然后又推我一把：“你到队尾去！”

啫！恼的我哭了一二里路。

到了晚上，爹背着人把我叫到一旁，先是检讨他的不对，又安慰了我一番，然后说：

“我才来，不知道规矩，今后，我有什么做错的地方，你看我两眼，我心中就有数了，可别在千人万眼之下，叫我下不了台……”

我听了也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

打这以后，爹不管做什么事情，眼睛都瞅着我，一看我瞪眼，他就知道错了，马上改正过来。比如说上课，别人都坐在地上或坐在凳子上听。可他在家里蹲惯了，偏偏蹲着听，但一见我瞪眼，他就连忙坐下了。

在打仗方面，爹也闹过一场笑话。

一天夜里，我们要过敌人的封锁线，部队强行军，脚步唰唰的一分不停。走到大半夜，我实在跟不上了。爹转过身来接去了我的大刀手榴弹，问我：“坤，你饿了么？”我说是饿了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卷煎饼递给我。旁边一个同志开玩笑说：

“你对儿子就是好！”

爹摇摇头，无可奈何的说：

“没法子，这是连长交给的任务。”说着，他拉起我一只胳膊，追上了队伍。

到了封锁线，我们连掩护大部队通过后，就有一阵轧

軋的汽車引擎聲從遠處傳來，聲音越來越近，接着，從東北方向射來的汽車燈光，划破了黑暗。我們都分散埋伏在公路兩旁。鬼子的兩輛巡邏車開過來了，空氣剎那間緊張起來了。我一手握刀，一手拿手榴彈趴在爹的身旁。爹端着漢陽造，槍身不停的抖動，他的臉也吓得發白了。

鬼子進伏擊圈了。連長喊：“打！”“啪，啪啪！”一排子槍打了過去。汽車“哧”的一聲停住了。戴着鋼盔的鬼子一個個直往下跳。連長胳膊一揮：“沖啊！”我剛爬起身，爹突然着急地喊我：

“坤，坤，快來，我的槍栓，拉不下來了！”

等我幫他拉下槍栓，大家已經沖到汽車跟前和鬼子拼上刺刀了。

戰鬥結束了，鬼子有的被打死，有的突圍逃跑了。爹向班長檢討說：“我太慌了！”班長沒有批評他，只說：“你是第一次打仗，以後鍛煉鍛煉會好的。”

小孩到底不如大人進步快呀！一個月之後，我學到的東西，爹全都學會了。而且還管教我來了。

有次出操，我來遲了，爹瞪了我兩眼。班長教我學文化，學不會，爹又說我不用心，笨，……總之，他比我強了。

有次，我們連住在王莊，我和房東家一個與我年紀相仿的小孩交上了朋友。他要我送給他一個空子彈殼。我

說：“這容易，保證給你一個。”

誰知，全連同志誰也沒有空子彈壳。怎么办呢？大話說出去了，要是說了不算，又多難為情，心里覺得很不安。想來想去，我想出一個辦法。把爹的子彈袋偷偷提到一旁，解開帶子，從里面抽出一顆黃閃閃的真子彈。拔下彈頭，倒去了藥，悄悄的交給我的朋友。事後心里越想越加不安起來。眼睛老是離不開爹的子彈袋，尤其是因為抽下一顆子彈而顯得癢癢的地方。于是，我又開動腦筋，找了一個與子彈差不多大小的小木棍，把癢下的地方撐了起來。我的心才稍微安靜一點。

當天爹沒有發現。第二天上午，我的朋友把我送給他的禮物拿出來玩了。爹一看那彈壳金光燦燦，忙問：

“小鬼，你從那里弄來那么新的彈壳？能給我看看嗎？”

我的朋友驕傲地說：“是小八路送給我的，你看！屁股上還沒打眼呢！”

爹接過來一看，便認出是自己的子彈。他氣勢汹汹的走回班里，拿起他的子彈袋一檢查，那顆冒牌的“子彈”就被抽出來了。

我吓得渾身顫抖，臉上直發燒。心想：“壞了，这回非得挨揍不可了”。我站在一旁，偷眼瞅着爹，拉出跑的架勢，準備他一來打我，我就跑去找班長或連長來求情。

說也怪，爹只是狠狠的瞪了我两眼，一句話沒說就把那小木棍裝到口袋里去了。我心里暗暗的高兴：爹，或許替我瞞着呢？

吃过中午飯，班长和爹把我叫到一旁。我心里想：“坏了，爹报告給班长了！”果然，班长說：“刘坤，你偷你爹的子弹沒有？”我鼓起嘴，擰着衣襟，吞吞吐吐：“沒……”

“沒？”爹掏出小木棍，眼都气紅了。“这，这是什么？啊？”說着，他拉起我就要去找連长，給我处分。班长忙圓場說：“让我批評批評他算了吧！他这是第一次，要是以后再犯，不但要处分，还要开除呢！”爹听了才一把放了我，摸出烟袋使劲抽起烟来。

班长走后，爹又单独給我談了半个小时的話。他說：“你当兵比我早，为什么老不懂事呢？我有一发子弹，可以打死一个鬼子，你把它白白毀掉了，难道不心疼嗎？你知道，你这是破坏武器，是严重违反紀律！……”我羞得哭了起来。

爹在打仗方面，也比初来时进步得多了，有好几次战斗，他都受到連长的表揚。

一九三九年秋天，秋庄稼长的非常好。郟城的五百多个鬼子配合三百多个伪軍下乡扫蕩搶粮，和我們打上了。当时，我們連担任正面战斗。我背着廿多发子弹，一支小馬枪，趴在坟包上对鬼子射击。战斗越打越激烈，十